

西
汎
外
集

卷之三

雷

酒

外

集

序

西漚先生平生著作大率戛戛獨造自成一家言而覺世牖民之心卽寄乎其中至於外集則又前人覺世牖民之心所寄而先生採之以寄其所寄者也先生嘗言古來名流勝士類不無所寄如嵇康之鍛阮孚之屐淵明之琴謝安石之棋陶士行之甓皆寄也而吾竊謂一名一物之寄特寄之小焉者耳若先生之所寄乃寄之大者也先生於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窺而集中所採要皆合乎聖賢中正之理有當於民生日用之言言不必自己出亦不必不自己出蓋其覺世牖

民之心肫肫在抱故不特於言之雅馴者寄之抑且於言之淺俗者寄之藥言爲寄冰言爲寄卽銅豹館剗書老學究語無乎非寄嗚呼觀先生之所寄可以知先生矣

同治七年仲秋月受業門人劉鴻典謹序

西渢外集卷第一

憂患是福則莫知福

新津童
成都宋寶誠編輯

門人
眉州劉鴻興
男茲蠻校刊

藥言

拙脩老人念人之立身難涉世難因取前人垂訓之言擷其最要者錄之共得五百四十餘條前以三百餘條爲一大段後分二百餘條爲三小段排次旣定顏曰藥言慨自聖人而下世無無病之人亦人無不可治之病顧不知其病者半知其病而不能決去其病者亦半以善言爲善藥

在前人爲苦口在老人爲苦心閱是編者知病之不可不去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亟於自治並推以治人而其病皆可以霍然已苟以爲瞑眩也而棄之雖有良醫則亦末如之何也矣容川復知居士書於漚廬之宴息齋

一

古之人勤勵今之人惰慢勤勵故精明而德日脩惰慢故昏亂而欲日肆是以聖人貴憂勤惕勵

憂勤惕勵惟憂故勤惟勤故勵

人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

成逝水無庸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
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
忽忽姑俟異日歲月虛擲良可浩歎

爲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教不然卽天地間一蠹物
貧賤閒游爲小蠹富貴閒享爲大蠹

人無貴賤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天不虛生一人卽人不可
虛度一日若但晝食夜眠那得有結果

豈有子孫專靠父祖過活之理若肯立志大小自成結果若
祇逸樂自娛吾恐雖得前人百萬家費必有坐困之日矣

少年祇要想我見在幹些甚麼事到頭成箇甚麼人這便含著多少恨意多少媿汗如何放得自家過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實切至之論

儒者以治生爲急治生莫切於務農商賈雖逐末亦無不可爲人無常業必不免於飢寒因而貪利忘義走險如鷺刑戮或且隨之古之志士帶經而鋤負薪而讀不辭兼營俗務者蓋非是無以養其廉恥也俗儒反以爲俗而鄙之豈不大謬乎哉

凡人病根多在無恒嘗見讀書無恒習業無恒者多無成就

亦無好結果非天則貧耳

萬事能耐煩做去自然有成前人有言立志若專反難爲易
須磨厲精神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天下至精之理至難之事若以潛玩沈思求之無厭無躁雖
中人以下未有不得者

人定真足勝天今人但委命於天而不知人事之未定耳冬
氣閉藏不能生物而老圃能開冬花結春實物性蠢愚不
解人事而鳥師能使雀奕棋蛙敎書況於能爲之人事而
可委之天乎

今世尋常日用之物多是古時所無第以布論古未有棉布率皆麻織棉之煖於麻也明矣已自享福還要過分非老者亦衣帛非貴者亦衣錦俗逾敝則逾靡有心人能無慨然

菜羹菽水待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動謂粗惡不可下咽者一口腹之賤人耳

萬事都要箇本意宮室之設祇爲安居衣之設祇爲蔽體食之設祇爲充飢器之設祇爲利用苟知其本意祇在本意上求分外的都是多了

俗有衣祿食祿之說祿盡則身亡故廉於取而儉於用非惟
惜福兼可延年

嘗愛古人近河不肯枉使水語其一段不忍暴殄之意直與
天地生機相接

同一器皿貧賤家用之數十年依然完好富貴家則期年數
月旋卽毀敝蓋貧賤人知艱難珍重護惜富貴人取多用
宏輕視之而以爲無足惜而富貴家之所以易敗者卽此
可推矣

居家仁以主之義以輔之治其太和之情但不潰其防斯已

兩漢外集 卷一
四
矣其井井然嚴城深塹則男女之辨也雖聖人不敢與家人相忘

閨門中少了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皆由於此

家長一家之君也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今之人皆以治生爲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他得其要在尊長自修

創業者皆期子孫繁盛須知大本在一仁字而仁字首在孝第二字桃李之核曰仁仁者生生之意也蟲食其內風透

其外能生乎哉

累世積德乃生孝弟之子此人世之真福慶也或曰何以積德曰積德亦祇是從孝弟做起蓋躬行孝弟則吾之子孫所見所聞無非孝弟之事薰陶觀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此自然之理

子弟生長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泆大不長進古人謂之豢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闖苴士君子見之爲羞而彼且志得意滿以此驕人父兄之擎莫大乎是

士大夫教子弟乃第一緊要事童蒙時便宜淡其濃華之念
子弟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

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
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
責之一業廢則友最之美則相與獎勸非則相與匡救日
更月變互感交摩駿駿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
域矣嗟乎斯道之亡久矣言語嬉媠樽俎姬胥無論事之
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奸賢以敬我者爲君子

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拍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

交友不可不擇從師尤不可不擇學有本源者經師也言行可模可範者人師也不足師而師之成我者敗我矣

師位何等尊重後生既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主之若糊塗苟且誤人終身當與庸醫殺人等罪

子弟不皆上智亦不盡下愚大抵中人之質爲多中人在可成可敗之交父兄望其成慮其敗勢又不能親自教之則使之成勿使之敗者惟師是賴矣師於弟子因其質而施

其教以養身則弟子多壽教以修德則弟子多賢教以
經史程其文翰則弟子多才至於弟子有過當曲盡開導
之方弟子有善當益盡裁成之術勿於弟子中分愛憎勿
於弟子之父母前致飾說如是可以言師矣

今之爲師者能使弟子工於時藝微幸進取便以爲盡職矣
而不知其末也雖弟子之父兄所望於子若弟者專在秀
才舉人進士而我之所以爲教者正不妨以賢人君子期
之旣教之讀書以爲文章根柢隨卽於講習時將書中倫
常日用的道理親切指點令其反而求之身心之際工夫

兩邊並用一時兼到順而且易則亦何所斲而不以此教之得了秀才舉人進士並得爲賢人君子豈不大好果得爲賢人君子卽不得秀才舉人進士亦無不可顧乃逐末而忘本也惜矣

既延師便當知尊師之道一切儀文禮數苟簡不得子弟不率教者嚴敕之切不可以溺愛者養驕長惰苟於道有未盡則明師不安其位而庸師至矣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蓋惟血氣未定故情欲易滋然以至柔極嫩之軀未堅未實一有傷損百病卽乘而入欲

其由少而壯而老也不亦難乎稟賦厚者幸免夭折然精不足則血不足血不足則氣不足而力亦因之不足有人之形則亦廢人已耳少年誠於此一關把得牢截得斷將見元精不耗初氣有餘他年學問功名皆從此出即使不成大器而年富力強得以盡其力之所能爲亦不至於虛生枉死此誠少年子弟所當切戒尤少年之父兄師長所當及時防範而隨事提撕者矣

傷生之事不一而好色者必死色不可好故欲不可不寡寡一日之欲者多一日之受用寡一年之欲者多數年之受

用

人能常知此身之貴常念此生之重則自不淫於色

盜莫大於瞞心昧己而竊劫次之

氣質之病小心術之病大

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

作人最忌是陰惡

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
鬼神已得而知之矣君子所以慎獨也

念頭起處覺走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

西漢外集卷一
覺便轉此是起死回生關頭切莫當下錯過

謹守其心於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
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巖惟恐其或墜也謹守其心
於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狼橫集而思所
以避之也若盜賊侵凌而思所以勝之也

枕席之言房闥之行通乎四海牆卑室淺者無論卽宮禁之
深嚴無有言而不知動而不聞者士君子不愛名節則已
如有一毫自愛之心幽獨言動可不慎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所畏而不亡者也天子者上畏天

下畏民畏言官於一時畏史官於後世百官畏君羣吏畏長吏百姓畏上君子畏清議小人畏刑子弟畏父兄卑幼畏家長畏則不敢肆而德可成無畏則從其所欲以及於禍非生知安行之聖人未有無所畏而成其德者也

恣縱既成不惟禮法所不能制雖自家悔恨亦制自家不得善愛人者勿使恣縱善自愛者亦勿使恣縱

得罪於法尚可逃避得罪於理沒處存身祇我的心便放不過我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

立身之道第一要誠實人之識見有淺深器量有大小不可

以強同若果誠實了因其本質自成片段皆可以自立於世

凡人妝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真色人自有一種可愛可敬處

人有智巧我不如人此正是我稟來好處切勿增添機術失此孩心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蠢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益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蠢終到不

得十分至處

將古人心信今人直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
中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祇恁真真誠誠行將去久則自有不言之信默成之孚薰之
善良徧爲爾德者矣
城蓬生於城地燃之可城鹽蓬生於
是鹽地燃之可鹽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恥字似於上七字不配其實上七字都
離不得這一字行己有恥者士之大端故恥心最重

人之得罪名教者多因無恥無恥故喪節敗名而有所不恤

沾沾煦煦柔潤可人丈夫之恥也君子豈欲與人乖戾但自
有正情真味是柔嘉不是輭美自愛者不可不辨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

最要有識見有氣骨有操守

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
可憐也而雄富貴者尤鄙

中高第做美官欲得願足這不是了卻一生事或作人不端
或無功可指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
恥也而世顧以此自多予不知其何心

嘗見輕薄之徒開口便鄙他人爲暴發戶何許人不知自己
小父祖門族亦從暴發戶何許人而來若仗先人餘蔭大言
不慙不惟衰敗所伏且爲識者所笑至於以親族榮顯亦
自矜誇此又愚人之尤者也

人儘有生質之美做得一出人頭地的人祇因狃着一箇好
勝的病便斷送一生往往略有些學問便自滿自高覺得
人都不如他略有些見識便自信自是覺人都不及他與
人議論便爭辨不休自己處事便剛愎自用執拗至死徒
挾空質而去豈不可惜

西漢外集 卷一
有一分自滿之意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帶自滿之聲
此有道者之所恥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分
再無能滿之時故盛德容貌若愚

聖賢志大心虛祇見得事事不如人祇見得人人皆可取矜
念安從生此念不忘祇一善自足淺中狹量之鄙夫耳

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於飾才露者不藏其所有也
飾者虛剽其所無也

小有才而又剛愎自用覆亡有餘矣故上者須學問以進德
德進則才自斂次亦須識時務

今人病痛大段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祇是一箇傲字結果了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堯舜之聖祇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謙之一字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之

謙字諂字本懸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諂字看作謙字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賅博所當親近而師事之者也則曰予奚爲而諂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談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不分明人品安

得不壞

凡人最不可心浮而氣傲浮者忠信之反傲者敬之反浮之流弊必薄必輕傲之流弊必很必戾皆必敗之道也

莫不祥於不安分如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與一切好爲侈大皆是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總一誠敬之心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之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而無處惟天窮而無處天心必深憫他

世間千人萬人遇着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念此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不畏天者自年高而無德貧極而無所顧恤此兩種人斷不可與之較量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小人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鍼尖觸則傷人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要知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酷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有勝於小人處我能先別其爲人則處之之道得矣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與之辨是非校長短惟謹於自修愈

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
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陵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及
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
遇不如己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况他人乎如
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休閒矣此皆女
子小人見識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舉世囂囂競競不得相安祇是抵死沒自家不是耳若把自
家不是處都認再替別人認一分便是清甯世界矣

但念自己有幾分不是卽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許多氣力長了許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祇見別人不是而己要自責慎勿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問吾輩克己而他人或有加無已奈何曰天下是處不可讓

與別人做天下不是處何妨讓與別人做
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不可以屈人屈人者柔也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一有容故也爭
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卽得之未必榮而
况無益於得以博小人之名又小人而愚者

任彼薄惡而吾以厚道敦之則薄惡者必感愧而情好愈篤
若因其薄惡也而亦以薄惡者報之則彼我同非特分先
後耳畢竟何時解釋此庸人之行而君子不由也

人以厚道待人正是自占地步甯我容人勿人容我甯人負

我勿我負人看來何等氣象

疾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祇以心平氣和處之必有妙應

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怒爲更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候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

與人無爭大利也爭則害爭而訟則無論勝負皆是大害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
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凡非禮相加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

忍者眾妙之門也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
化有事爲無事化大事爲小事忍之忍之又重忍之凶人
無如我何也

受人陵辱畏其勢而忍之者是猶不得不忍惟無可畏之勢
而忍者乃真忍也

有門面有聲望的人愈要讓人愈要容忍
世路風波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讓人則能受虧忍辱爭端自
息意外不測之禍自此消矣

凡人當氣盛時切莫道我性子定要這樣的是我今日定要這
樣的驀直做去畢竟有撻撞

我不能容人謂之無度量我爲人所容謂之無志氣若不能
容人便致爲人所容習而不察養成暴戾終當人不我容

而灾害至矣

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切不可結怨於人譬如
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大小遲速之不同耳人家祖宗
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遘會終當報之彼我同
然出爾反爾可不戒乎

我大而彼細我強而彼弱我以勢力加彼彼固無如我何然
蜂蠻有毒一旦毒發我又其如彼何祇顧目前快意絕不
慮及後患天下之很人實天下之愚人耳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若扼之不已烏

窮則攬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道之則
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

小人亦是天地所生決無一例撲滅之理但當正己以感之
令其自服尤須苦心以導之令其自化一涉矜激便觸出
許多不肖來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蓋不根
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已事便詫爲奇恠不
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

日在人欺詐中矣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疏於慮者甯受人之欺勿逆人之詐此戒傷於察者二語竝存精明而渾厚矣

防人之欺使人不得售其欺不得謂之薄道不防人欺竟爲所欺苟於己大無傷損卽於彼不復較量而甘受其欺則尤厚道也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人如誤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誤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

冤枉那得伸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

曾遇數事料其必如此歸結矣而卒不然又常遇數事以爲
必出若人矣而卒非其人故目前未定之事不可以臆斷
無據之事不可以疑人

己之情不可縱當用逆之之法以制之其道祇在一忍字人
之情不可拂當用順之之法以調之其道祇在一恕字今
人恕以適己而忍以待人無乃不可乎

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我益智人益愚我益巧人益拙何者相去之遠而相責之深

也惟有道者智能諒人之愚巧能容人之拙知分量不相
及而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不真處或彼力
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
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
可罪也已

事出於意外雖智者亦窮不可以苛責也

不近情之言或有至理不可不徐察也不中理之事或有別
情不可不曲諒也

人之情有言然而意未必然有事然而意未必然者非勉強
於事勢則束縛於體面善體人者要在識其難言之情而
使其不爲言與事所苦此聖人所以感人心而人樂爲之
用也

見人蹤跡迷罔言語支離其迷罔支離者心爲之也有所以
迫之者當於此推究一番放寬一路

人情不便處便要回避彼雖難於言而心厭苦之此慧者之所必覺也

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凡事皆然當權尤甚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遊若常見其短不見其長此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不計其短雖終身焉可也

人各有一長皆可取以爲法其精密者吾師之以治心寬厚者吾師之以養量謙下者吾師之以謹儀節明敏者吾師之以練才識推之慈惠廉儉質實簡默其接乎我而足以益我者隨在有之祇怕眼不明便見不到心不虛便受不得人可取而我不取則雖曰接千百人曾不得一人之益終其身無一人上眼無一人上心則亦孑然一身懵然一

世已耳

士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祇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善用人的箇人都用得不善用人的箇人都用不得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
理有所疑對人不肯問恐人笑已之不知也孔文子不恥下
問今也恥上問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今也以不能不問能
這般護短到底成箇人笑之人一笑之恥而終身之笑願
不恥乎

惟聖賢說話無一字差失其餘都要擬之而後言有餘不敢
盡不然未有無過者故惟寡言者寡過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謀略者必不多言有貴相者必不多
言性見夫細人狂人躁人妄人乃多言耳

到當說處一句便有千鈞之力卻又不激不疏此是言之上
乘除外雖十緘不防

人以言媚人者但欲人之悅己而不知人之輕己人以言自
誇者但欲人之羨己而不知人之笑己輕而且笑辱莫甚
焉多言何益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倡諱語近於優士君子有一於此不
惟損威亦難迓福

視之不見與無目同聽之不聞與無耳同言而不信與無口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好形狀人者近於死者也况譏議人者乎

人非禽獸孰無顧惜體面之心知其醜而故揚之其毒與孫

皓之剝人面皮等

不得已與人爭論祇可就事論事萬勿乘怒而發人陰私此
禍關殺身非止有傷忠厚已也

好說人陰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

事非見莫說其不可說不必說者雖見亦莫說

面諛之詞有識者未必感背後之言銜之者常刺骨

人與我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則雖短之而人不信以其出於讐口也卽信矣人不能代我而加之禍而在彼聞之則益增其不可解之怨曾謂智者而爲此乎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私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皆爭訟之資至失歡時亦不可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之後與之通好則前言可愧

遇疾惡太嚴之人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與助惡一般

稠人廣坐中極口議論非惟招妬亦恐傷人我豈有意傷人

而一時之賜所欲言者或適觸人所忌彼疑我有爲而發
則怨結而釁生矣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此
語可借鑒也

對人無可說的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

謹言不但外面雖家庭間沒箇該多說的話

言焉而悔已無及與其悔之於後孰若謹之於初

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
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

人有求於我力能應則應之如或不能卽當以難應之故辭

之固不可疾言遽色拒之太嚴尤不可心拒之而口應之
託故遷延令其觖望令其憤恨

骨肉親朋與我休戚相關事之所在當言者安得不言但須
從容委婉使其言易入氣粗色厲過於鹵莽彼必難堪彼
必不悅不悅必不聽卽心知其可聽而亦決不肯聽則於
事無濟矣將以導之反以激之適以敗之方且被彼以糊
塗執拗之名是非真心愛人者也

素相親厚之人或有過失祇可僻靜處委曲開導若對眾面
說直斥非惟失厚徒斂怨耳

固可使之愧也乃使之怨固可使之悔也乃使之怒固可使之
之感也乃使之恨曉人當如是耶

柔而從人於惡不若直而挽人於善直而挽人於善不若柔
而挽人於善之妙也

激之以理法則未至於惡也而奮然爲惡愧之以情好則本
不徒義也而奮然向義此游說者所當知也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刻
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盡其過須含蓄以餘人之愧懼令
其自新是謂以善養人

言忌煩數煩數則無餘味而聞者亦厭

古人愛人之意多今人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於改過而
視我也常親我之教常易行惡人故人甘於自棄而視我
也常讐我之言益不入

令人可畏未有不惡之者惡生毀令人可親未有不愛之者
愛生譽

聞毀譽而不動心何如曰非也君子聞毀而省其有過聞譽
而患其不符

毀譽皆切磋之資譽者導我以前塗毀者示我以險咀

勿以人譽而遂謂無過世道尙渾厚人人有心史也惟我有
心史而後無畏人之心史矣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
言人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
使我無此事耶我雖不辨人必有辨之者若聞而怒之是
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

心實不然而跡竇然人執其然之跡我辨其不然之心雖百
口不相信也君子不示人以可疑之跡不自誣其難辨之
心倘有疑我者聽之而已嘵嘵何爲

受不得誣謗祇是無識度除是當罪臨刑不得含冤而死須
是辨明若汙衊名行間言長語愈辨則愈加徒自憤懣耳
不若付之無言久則明也得不明也得自有天在耳

我無過而謗語滔天不足驚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
不及聞當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故君子貴無惡於志

聽言之道徐審爲先執不信之心與執必信之心其失一也
聽言要先知言者人品知言者識見知言者氣質知言者意

向

昵私恩不知大體婦人之言也貪小利忘大義市人之言也

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諛詔我而當者吾
賊也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黠者
也彼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之
爲其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嚮先發其端迎而導之
使人喜其暗與己合者亦小人之最黠者也彼揣我意而
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之爲其所料也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洩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
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辭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

能攻人實病者主難能受人實攻者尤難

巧言易入直言難受聞直言而不以爲逆耳因之悚然爲戒
深自刻責改過遷善皇皇然如不及此天下之大勇亦天下
之上智也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
不得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
計哉

人言當虛心體察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此大舜所以察邇言
天也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利害本心亦自泰然
若不以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愈難處矣

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

每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
丁甯諄復於其中有以爲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閒事之
錯處卽由那忽處生

凡人應酬多不經心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若心頭
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略固不如愚者之詳

也

再之略不如一之詳也一之詳不如再之詳也再詳無後憂

矣

處天下事祇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

出

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事張皇則中無主

矣

當急遽冗雜時祇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

一動火則總都不濟

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語云一錯二誤最好理會凡一錯必至二誤蓋錯則必怍必悔悔則心移於所悔不暇他思是以無心成一錯有心成二誤也禮節應對閒最多此失苟有錯處宜鎮定不可忙亂一忙亂則相因而錯者無窮矣

難事勿急急則難者益難須從容如理亂絲易事勿嬾嬾則易者亦難須隨到隨了始不至於沓拖

不能不做的事早做早結日捱一日未必後日能如今日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事前疎忽事後點檢點檢後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迫急迫

急後輒差錯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吝肯把迫切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挂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事倍苦而於事反不詳焉亦謬甚矣

厭事者廢事然事非且夕所能竟而迫欲取辦於一時弊又甚焉聖人言欲速則不達譬之行路急趨者多躡急登者易顛如何能達至其意在速成一切鹵莽滅裂之弊更不

待言

前面常長出一分後面常餘出一分如此則事無不濟若扣

而外集 卷一
煞分數做去必有後悔

礙於此則求通於彼執礙以求通愚之甚也徒勞而事不濟
鎖鑰必有合合則開不合則不開亦有合而不開者必有所
以合而不開之故也亦有終日開偶有抵死不開者必有
所以抵死不開之故也萬事必有故應萬事必求其故
事無大小以理爲主然理雖在我愚者不明理强者不畏理
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事勢如
何從容處之可已則已若時我有理必做到十分不肯退
步則愚者終不明强者終不畏奸猾者百計求勝或有理

反成無理甚者激成意外之變古人謂事到七八分卽已
如張弓然過滿則折此實處事之法

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分人我而漸大因賭氣爭勝而益大
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化大事使之小尤不如於
初起時化小事爲無事者之至簡至要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所恃恃財者終以財敗恃勢者終以勢
人敗恃智者終以智敗恃力者終以力敗有所恃則敢於蹈
險故也

快意事孰不喜爲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君子所以隱忍詳

復不敢輕易也

事涉刻薄雖所持甚正然不可自我開端

人以慈祥和厚爲本若剛毅果決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精明也要十分祇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得禍精明人十
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力小任重終恐

敗事

實處著腳穩處下手

才下手便想到究竟處

舉大事必協眾心不能盡協者須以誠意格之懇言入之知
不格不入須委曲求濟不然彼其氣力智術足以撼眾而
敗吾之謀而吾又以直道行之非所以成天下之務也古
之人神謀鬼謀以卜以筮豈真有惑於不可知哉定眾志
也此應事之微權也

專欲難成眾怒難犯卽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
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
久蓋恒情閼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己私羣起而壞之胡成
胡久故君子慎之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人也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
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羊腸之險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人也前車當關後車
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爲人也而實自爲也士君
子與人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適以自孤也乎

自己處事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卻要耐
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爲人謀事必如爲己謀事而後慮之也審爲己謀事又必如
爲人謀事而後見之也明

人祇怕是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當旁觀者之一智慮以得失而分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祇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天下之事在意外者常多眾人見得眼前無事便放下心明哲之士卻在意外做工夫故每萬全而無後憂

事必要其所終患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無事便了此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君子不怒當喜而君子不喜當爲而君子不爲當已而君子不已者眾人知其一君子知其他也善用明者用之於暗善用密者用之於疎

閒中都不容髮此智者之所乘而愚者之所昧也
凡人謀事必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敗而後成然後其成
也永久平安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
有百折不回的眞心才有萬變不窮的妙用

實見得是時便要斬釘截鐵脫然爽潔做成一件事不可拖
泥帶水倚壁靠牆

義所當爲力所能爲心欲有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
祇是無志

見義不爲又託之違眾此力行之大戒也若肯務實又自逃

名不虛立 無術

人不難於違眾而難於違己能違己矣違眾何難

君子之於世也可隨俗者隨不必苟異不可隨俗者不隨亦不苟同世於違禮之事動曰某某曾爲之夫不論事之是非但論事之有無自古以來何事不有人爲之而可據以借口乎

事休問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祇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卽有主之者吾不敢從也

你說的是我便從我不是從你我自從是何私之有你說的
不是我便不從我不是不從你我自不從不是何疑之有
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
是祇到自家便昏了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君子見
一偏遂與小人庸人等可不懼哉

吾人立身事事從砥礪名節起見則嗜欲自淡嗜欲淡則用
費可省營求可減而品行自高

人以飢寒爲患者在於不飢不寒耳

士君子常帶幾分飢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鍊性眞外可以經世務若肥甘軟滑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疏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當以窮且益堅自勵勿萌妄想勿作妄求貧窮命也不足爲憂所憂者不能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人於貧窮患難之日當忍苦支撑不可因而失足此際站立得住便有來復之機每見人當困厄輒以鹿死不擇蔭爲解不當爲者爲之他日悔恨無及甚有子孫受害者

世有窮秀才之稱秀才至不窮者也爲聖爲賢爲卿爲相皆
秀才分內事何窮之有秀才而窮者有二腹不飽詩書心
不明義理則其學窮爲人之所不敢爲取人之所不當取
則其行窮二者可謂眞窮而貧不與焉貧者士之常何足
爲窮且窮亦何病窮然後見君子

祇固窮二字是著力處不然卽墮阱落塹無有是處

銀錢可愛然尤有可愛者廉恥也聲名也性命也貪人卽苟
全性命而廉恥聲名則斷乎不可復保以廉恥聲名換銀
錢得銀錢何用况乎不必盡得得之亦不能盡爲己用也

而顧舉自有之廉恥聲名一朝而失之豈不可惜豈不可痛

同在詩書禮樂中者誰不知廉潔足尙第習見夫世俗之營營於利性情已爲腥臊所中矣且人心何厭財帛充牣已積爲朽腐而猶未足也旁觀者莫不竊笑而當身者不知蓋實有錢癖焉大都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得不義之財留寃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

例之所在卽利之所在官無論冷熱衙門無論大小都各有種種事例錢前之人假公濟私後之人變本加厲相沿既

久習焉不察遂以爲分所應得矣夫分者定分也例則何定之有凡屬例中之利多係分外之財非俸非祿如何謂之應得然使人出之不覺其難尙無大害苟非其心之所樂我也大聲急呼勒而取之彼也痛心疾首忍而奉之腋人之脂膏以自肥其中正不知幾許血汗幾許淚珠是亦不可以已乎大抵此種錢寬一分便造福緊一分便造孽能替人一想更回頭把自家兒孫一看到得良心發見便有箇道理出來

商賈是謀利的人祇要賺錢自然得意做官豈是謀利的人

賺得錢時亦復揚揚自得看來做一任好官直是做一場
好買賣但商賈所賺之錢由貿遷而來官之賺錢則有不
可言不忍言者雖復自得正恐不能無愧無憾耳

紳衿居鄉夤緣官長因而從中取利有官長恃爲鷹犬者甚
有官長爲其所愚陰於鬼蜮者衣冠中人如此行爲不謂
之下流不得也

財貨由自家辛勤得來方能消受若但席豐履厚坐享父祖
之遺猶不能久况非分攫取者乎悖入之禍士大夫尤宜

深戒

天下有大利焉利人是也有大害焉利己是也利己必損人
人既損矣己復何利之有無如人祇知有己不知有人不
知利於己者之有害於人竝不知有害於人者之卽有害
於己

論天下人之存心莫不趨利而避害及觀其行事則無不去
利而就害何者義無不利非義卽害苟但知以利爲利而
不知以義爲利其去義就利也非就害而何

凡作事第一念爲自己思量第二念便要替他人籌算若彼
此兩利或於己有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亡者十之

九損人者十之一卽宜躊躇若人與己利害正半便宜輒
手况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休說莫得再祇先一次已是錯
了你既多取了他的便是欠下他的隨後卻要還他世閒
人各有合得的分限你如何多得便宜萬無此理

與人爭利決是鄙夫若於骨肉閒校量有無多寡致啟釁端
則世之罪人矣

以巨萬付之子孫而不以爲過直視爲當然之事未聞有外
視子孫薄待子孫者至於弟兄叔姪閒則斤斤校量生怕

西漢外集卷一
便宜了他虧了自己豈子孫重於弟兄叔姪耶可歎可歎
產已裕矣家已厚矣傾家破產的人亦已近在膝下久在目
前矣卻還要占人膏腴討人便宜是之謂溺愛者不明貪
得者無厭

人不爲子孫計者決非人情然使之免於凍餒足矣若必欲
求多則愛之適以害之往往有天姿穎異頭角巣然可以
望其向上顧以家有餘貲其心隱有所恃始而苟安繼而
驕縱久之日甚一日不惟不能光大前業並且舉前人所
遺不難一掃而空之以家貲壞了子孫究竟家貲亦不能

久古人言蘊利生孽其孽初不僅此而此非尤其切近者乎

平爲福有餘爲患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焉者也

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

貪不必吝吝無不貪要之貪鄙鄙吝兩人都坐著一鄙字世稱富人爲財主言能主此財也當用處雖多勿吝若一味刻晣非財主也守財虧耳

西漢外集卷一
不當用處自是不用當用處卻不能不用所謂儉者不濫用耳非有而不用之謂也儉與吝大別安得以吝冒儉

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做出古有不愛錢之好人斷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

修橋補路勝於香火布施然惠及途人而族黨鄉隣之孤苦者或反一無沾丐則途人之不如矣世間人何限彼幸與我不疎而親不遠而近我有餘而彼不足彼豈無待乎我而我顧恝如也如之何其可也

用財貴明道理吾見有人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絲毫必計

不肯稍有假借及爭虛體面爲無益之事以炫耀俗人耳
目則不惜浪費此全不明道理而輕重倒置者也人用財
至於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豈復有善行可觀也哉

世上小本生理及挑負奔馳者惟仗工夫氣力養家活口此
等人當倍加體恤在我毫釐之寬所去有限在彼多得毫
釐便有許多樂處彼樂則我亦樂矣而人偏於苦人身
十分計較一味剝削莫說道理不該如此這心坎上如何
過得去富人切當以此爲戒卽其家之子弟奴僕亦當以
此戒之

歲逢水旱流亡滿道我減一二口食彼積至三四處亦可充
腸我捨一二文錢彼積至十餘處亦可度命若慮善門難
開可隱持零碎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弱殘
疾者倍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便是一人的造化行
得一日便是一日的事功至於力不能繼而我心亦可以
無憾也

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食少
設一二品衣服少置一二套長物省去一二件切切爲貧
人計算存些贏餘以救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此爲善中

一大功課也

人當窘迫時有百錢可抵千錢之用千錢可抵萬錢之用者
彼之所難我之所易以所易濟所難所謂惠不期多期於
當厄

人情有欲求於人而不便明言處其苦在心惟君子能體悉
人情悉者委曲周至之謂也卽其私泯其迹感人淪於心
骨矣

富人以重利盤剝貧人使人展轉竭蹶於其中而莫能自脫
真所謂爲富不仁者然借貸不通貧人之生機亦絕如旨

不貪重利隨便取息人或力不能償雖已過期不防寬限
至於萬不能償立取借券還之更不再索此富家第一好
事亦第一快事如此而後可以爲富人抑惟如此而後不
僅爲富人

於病者施藥於死者施棺施塚都是好事竊見貧苦人飢寒
迫身往往不自愛惜若能於目前習見之輩隨事教導之
如寒暑燥溼之類令其知所趨避或不至於卽病或病亦
不至於卽死是亦未始非仁人長者之用心也

人之不肯嚮善者每日鄉里中如某某者其田產倍於我蓄

積厚於我彼且不敢妄費何況於我噫謬矣行善是自家
本分事何必因人爲行止若謂尙非極富豈所謂善者必
待極富乃行耶舍卻好人不學卻學那惺忪的人耳濡目
染把這心腹腎腸都銅塞了人心之所以日漓世風之所
以日薄也

人之於財念其得之也難積之也難是以視之也重守之也
堅而出之也嗇彼但知以嗇之者保之抑烏知保之者之
在於散之也乎散些出去做些好事譬如放債生息有母
有子放得多則其利愈厚收得遲則其利愈長我放之而

我之子孫收之極天下之妙算無有踰於是者

銀錢是子孫耗得盡的田地房屋是子孫出脫得了的有箇耗不盡出脫不了的祇是一箇德字德要積財卻要散但願吾之身與吾之子孫常有穀賤糴於人大是幸事但恐不能日後至以貴價向人糴穀斯可悲耳

人之嗇者每刻刻嗇的人莫說疎遠卽其本家親屬左右鄰舍多有欲得而甘心者人情本來險巇况加之以難堪而迫之使無賴乎大抵錢財者人之所藉以生能於錢財上寬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深之固可以造福淺之亦可以

弭禍

一家飽煖千家怨府怨必叢苗大可危也而人乃安其危而利其苗死奉楊朱之教何術喚得他醒挽得他回

刦盜爲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餘猶得保全凡盜所快意於焚掠污辱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猛省

禮務施報人薄待我我亦薄待人雖非厚道尙屬恒情人有德於我而我背之豈復有人心乎哉尋常人負心背德尙可言也士大夫而負心背德不可言也

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卽報恩之人不可得矣豈惟報恩
難得卽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求一知恩之人亦不可
得此世所以愈無施恩之人然施恩者預算定知恩無人
祇認是自家應做的事向前做去方不退息善念

今人受人之惠多不省記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厯厯在
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人生好事難得入手既然遇著能做便做惻隱之心人皆有
之怕的是轉念

力有餘則行好事力不足則存好心力不足而勉行好事真

是好事力有餘而徒存好心不謂好心

常舉古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謂足蔽四書經史
諸子百家好話頭或謂約言之祇上六字已足曰不然好
人亦有各路畢竟以有功德於世肯利濟人者爲上須知
上六字是勸世中爲惡小人有無可奈何之意而祝之於
天下六字是勸世中獨善君子有無限丁甯之意故祝之
於人

從井救人何爲其然然孺子將入於井可救未有不救者君
子固不欲枉己徇人正不能不推己及人視人猶己也

人千病萬病祇爲有己故計較百端惟欲己富惟欲己安惟
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困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天理滅絕
有人之形無人之實矣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自乳
而棄其子以乳他人之子貴人不自行而使人肩輿貧人
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知察天下事
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悲夫

凡遇矜孤恤寡救災拯難種種眾擎易舉的善事我卽無力
亦當慷慨贊襄不可從中一板打住

人固不可多事然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托理宜盡力行之行至必不能行我心已盡而親友亦自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祇知自喫飯自穿衣平生未嘗代人挑一擔解一結及到自家有事未必不求人假使人人似我又當何如

親友中或遭外侮或有家庭之變便當設身處地爲之謀慮若漠不關心便似幸災樂禍矣幸災樂禍必非無故要不過平時小嫌小怨耳以小小嫌怨而幸人之不幸樂人之不樂小人哉若人

古人所以重俠烈者非無謂也人當危迫之際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不應忽有人焉於其中出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則俠烈又烏可少哉

爲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見人作不義事可以言而不言坐視其顛墮陷溺不仁亦甚矣

勸得一人爲善世上卽多一善人勸得一惡人爲善世上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但勸人者須自己先躬體力行而於

人又迎機善導方能感之也易而入之也深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楚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閒何等苦惱供客勿多肴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計算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多少安處積此仁心有無限妙處

天地別無勾當祇以生物爲心如此看來天地全是一團生意覆載萬物人若愛惜物命也是替天行道的善事

以父母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愛

之民物

世不能無好人無好人則人道窮而天地之心亦絕

古今教人做好人祇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爲君子
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分數做君子不
曾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曾多了分外落得者猶云拾得言
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極其喫虧也

爲君子者君子知其爲君子卽小人亦知其爲君子爲小人
者君子知其爲小人卽小人亦知其爲小人然君子有君
子之實而小人亦不樂居小人之名此則天理之常存而

人性之本善也

不欲爲小人不能爲君子畢竟作甚麼人曰眾人旣眾人當與眾人伍矣而列其身於士大夫之林可乎故眾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夫而爲眾人之行者辱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人爲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才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難莫難於做官苦莫苦於做官苦在盡心難在稱職若以官

爲顯榮之具做官爲賜然自得之時則亦何所不至

當爲天下第一品人勿徒爲第一品官人重官非官重人也
人於居鄉時見地方官所爲不法未嘗不心非之而口詆之
及自己做了官一似尤而效之者請問其故安在

士人讀書專以榮身肥家爲念場屋中幾篇時文祇圖售得
去便可了願書自是書讀儘管讀未嘗思有益於身心有
用於天下也如何算得讀書人

讀書人祇是箇氣高欲人尊己志卑欲人利己便是至愚極

陋

有聰明而不善讀書有權力而不肯濟人利物孤負上天篤厚之意可惜可惜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都在爵位上定人把那邪正卻作第二着看今有僕隸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閒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俯首出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忠孝節義比來豈直泰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眇然小也

我如爲善雖一介之士有人服其德我如爲惡雖位極人臣

有人議其過

做好人人說好便是揚名顯親做不好人人說不好便是虧體辱親

實是爲善最樂莫要說一生安穩卽反思此身爲父母所生我不曾做辱親的事豈不至樂此心得之天授我不會做欺天的事豈不至樂人皆有死我到死時檢點身心無一事不可以瞑目豈不至樂

好善之心如鷄抱卵常抱不離自然抱得成若閒斷便冷了先雖有些煖氣都枉費了

萬事根於一心常存善心善卽充滿充滿卽洋溢沛然莫禦
有用之不可勝用者也

世之爲不善者大約三種有一種人本來冥頑父兄師長既
教不以正其於古今之嘉言懿行毫無聞見其心亦遂毫
無警覺若是者吾無責焉有一種人心知所爲不善清夜
感觸未嘗不怒然難安而陷溺之深苦於不自振拔若是
者吾憫焉有一種人明知所爲不善卻悍然不顧且自謂
得計雖人非鬼責舉不足以動其心若是者吾怖焉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

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爲不善而良心死矣人知飲食所以養身不知禮義廉恥所以養心飲食絕則身死禮義廉恥亡則心死心者身之主也失其心而徒寄空身於天地閒顧猶自認曰人吾不知之矣

謝豹覆面猶知自愧唐鼠易腸猶知自悔愧悔二字乃吾人去惡遷善之機起死回生之路也人若無此便是既冷之灰已枯之木何處討得些生理

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依舊做去做慣了竝愧恥之心不發矣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正如農皇嘗藥一遇
毒螯便不再嘗今人嘗毒螯不止終亦喪其身而已矣

人當病痛不能支持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
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過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
病患平甯則不復記省

凡人一言之過每展轉而掩飾此一言之過一行之過每展
轉而掩飾此一行之過誰能見其過而改之然當其掩飾
此過時已明知自己不是處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

則兩過不免彼強辨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人言知過改過尙是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一分
補得二分方改得二分

爲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更難
前面破綻後來修補祇看歸宿處成箇甚人以前都饒得
過

有過貴能改能改在自治自治工夫須視已之過直如仇人
之過一般不容絲毫寬恕才算得能治能治便能改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除舊布新常

應作如是想

爲善猶易改過最難故克己二字爲一了百當工夫一些沾皮帶骨不得萬勿若高宗之榜於朝堂示檜賊不再用也觀人有術有福有壽者卽平時步趨言語從容溫厚已自不同又如得失榮枯之際察其動靜若何亦可卜其器之大小

小

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調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

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終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

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土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能久
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

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閒每事肯喫虧的便是我不識
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閒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能容人者賢也爲人所容者不肖也

執拗乖戾者薄命之人也

天地之氣煖則生寒則死故性情清冷者決無大福澤惟熱心腸人能與人休戚相關其福必厚其澤亦長

人與人並生斯世凡一切言行交際均要一段實心所最忌者虛假浮滑欲知人有下梢沒下梢祇觀其平素著實不

著實

今之國語鄉評皆繩人以細行細行一虧若不可容於清議至於大節都脫略廢墜渾不說起道之不明一至此乎可歎也已

觀人於大節觀之大節一有虧歉百長所不能盡也

孝友二字相連不友便是不孝何也父母之視諸子縱有才不才之殊而其慈愛之心則一兄弟不相容則父母之心傷矣孝字極難盡亦極難言且先理會一箇順字一言一事萬不敢稍有隔閡致拂親心惟順親乃能悅親也孝爲順德故世之稱孝者恒言孝順而其言不孝也必曰忤逆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道在是矣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天下事大患祇是畏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

萬鍾明日棄之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當然之謂義自然之謂命命與有生俱來是一毫矯強不得
的人惟不知命故不安分當爲者不爲不當爲者卻悍然
爲之於義有虧竝於命不能無損兩失之道也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
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徼幸強取必得是逆天也

不聽父命則爲不孝不聽君命則爲不忠不聽天命者獨無
責耶

智勇才辨儘能超羣絕俗卻不能與氣數爭衡若欲與之相

抗必大敗焉適足爲愆尤資耳

大凡人之心祇向好的一邊希冀貧想富賤想貴勞想逸苦
想樂轉轉憧憧無所紀極抑思天下大矣豈有人盡富貴
逸樂之理亦豈有在我必應富貴逸樂之理有生自有定
分妄想何爲况極其妄想所至必怨必尤必忮必求莫說
種種謬戾祇這一箇天君也不得泰然妄想何爲

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君子以爲勞者賤之常自
處於勞則在賤而安之矣

黃連苦貧窮更苦登天難求人更難知其難甘其苦可以處

世矣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補東而缺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
想祇喫這碗飯祇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苦樂無常境人處苦境時但望稍勝此者卽爲至樂及到彼
境習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此知
足者之所以不概見也

萬物安於知足死於無厭

螢蛾見燈而撲不自知其目之迷也壁蠅緣壁而升不自知
其涎之竭也知進不知退人之營營然者亦苦不自知耳

白洋外集 卷一
於二蟲乎何譏

事事要留箇有餘不盡的意思使造物不能忘我鬼神不能
損我若定要稱心滿願祇管向前趕去其能免於後患者
幾何

由貧賤而富貴已是不好的消息到了貴益求貴富益求富
識者不以爲求福而以爲求禍

每見富貴之去必有禍患以驅之故君子必兢兢以持之非
懼富貴之去正懼禍患之來也

福莫美於安常禍莫危於盛滿天地閒萬物萬事未有盛滿

而不衰者也而盛滿各有分量惟智者知之故危以一勺爲盛滿甕以數石爲盛滿有甕之容而懷勺之懼則慶有餘矣

人祇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塞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汙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爲寶

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若愛一文不直一文

官吏不要錢男兒不做賊女子不失身才有一分人連這箇也犯了再休說別箇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士大夫宜圖諸座

右

人非自食其力斷不能一無所取一無所受然可取者取之其不可取者君子斷有所不取可受者受之其不可受者君子斷有所不受臨財毋苟得君子亦無所苟而已矣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淡然怡然與世無忤

爭利起於人各有欲爭言起於人各有見惟君子以淡泊自處以知能讓人胸中有無限快活處

區區與人校是非其量與所校之人相去幾何

人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朋友奴僕祇覺可厭可憎無在非苦惱矣愈惱愈苦而彼之可厭可憎者自若也惱箇甚麼有一術於此以不解解之尤有一說焉治人不治

反其智

擲髮於地烏獲不能使有聲投核於石童子不能使無聲人豈能輕重我哉自輕重耳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是裏面分數足始得今人見人敬慢輒有喜愠心皆外重者也此迷不破胸中冰

炭一生

勿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勿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勿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勿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方是進德修業的
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遂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

得古書校過付鈔鈔後復校既刻乃印印後復校然訛字尙
不能無夫親自校對至再至三尙不免於錯誤况以耳傳
耳以口傳口其是非甯有眞乎故傳聞之事往往異詞至
傳聞人不善之事則尤十不一眞切勿輕信

看古今文字立意求其佳處則竟得其佳立意求其疵處則竟得其疵君子於人之善惡亦然所貴取長而略短也聞人之善輒有妒心聞人之惡輒有喜心此天理亡而人欲肆者也孔子所惡惡稱人之惡孔子所樂樂道人之善吾人豈可另有一副心腸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悲憫心忌成樂敗何損於人徒自壞心術耳

一飯至微一言至細而人或終身不忘區區者何以感人若是是其於人必有甚切者也然則苟切於人區區者又何

斬焉

事之有益於人固有不大費錢不大費力者亦有祇須費力並有不須費力者而人猶或不能非不能也不爲也非不爲也易而忽之也一忽無所不忽長此忽忽負此一生矣宰相有日日可行的善事乞丐有日日可行的善事祇是當面錯過耳

人有才而露祇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

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諂人者自汙悅其諂而與之綢繆則亦爲其所汙

人不以禮自處敢於越禮我當以禮處人不敢同一無禮
容人之過卻非順人之非若以順非爲有容世亦安賴有君子

子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嚴者嚴其在我而已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獨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遠

小人之法

憂先於事乃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事幸不見都饒過到敗時懲之何益故君子不忽小防其敗也不恕敗防其再也

當事有理有情有勢不拂其情不違其勢以理衡之則或有所不可若竟據理直行而勢之所趨情之所便又復有不宜於不可中求其可不宜中得其宜斯通人之能事見焉

論眼前事就要說眼前布置勿追既往勿道遠圖此等語誰精無裨見在也

無用之樸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而德慧術知自不可
無

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聞受病於人所不見
必發於人所共見故君子欲無得罪於昭昭先勿得罪於
冥冥

一念之非至纖至微人所不見也然瞞得過人卽瞞不得自
己瞞不得自己便已不堪自問尙問人之見不見耶一念
如是他念未必不如是到得胸中爛熟積而必發畢竟瞞
人不得要皆此一念爲之也如何忽此一念

士君子澡身浴德要使咳唾爲玉便溺皆香若靈臺中有一點汙濁便如瓜蒂藜蘆入胃不嘔吐盡不止豈可一刻容留此中耶夫如是然後溷廁可沈繙泥可入人體認天理祇在吾心安不安人情妥不妥上見他人錯處時時當反觀內省

浮議雖不足恤亦可借以恐懼脩省

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易自惡之必察焉自好之必察焉難

難管的是任意難防的是慣病此處用力便是穴上著針癢

處著手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矯之則氣質變矣

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

自處超然接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欲然失意泰然非養到者不能

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當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當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大勇不能

沈溺了如神附如鬼迷全由不得自家眼見得深淵陡澗心
安意肯的直前撞去到此能翻然跳出無一毫沾滯非天
下大勇不能

天下事皆不可溺惟是好德欲仁不妨於溺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義理之悅我心步步是安樂
境

爲善者名曰吉人二字極有味今人立宅營墓婚嫁貿易以
及出行數百里無不占方位揀日辰汲汲以趨吉爲事奈
何自家一箇元吉主人卻不料理

人生天地間要做有益於世的人縱沒這心腸這本事也休
做有損於世的人

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若做不好人立地便至祇在把住
與放行之閒耳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
質白其味冲其爲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之潔卽沸湯
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其爲君子也油小人
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汙潔者而使不
潔卽滾湯中投以水亦必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其爲小人

也

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閒耳自喉以下珍羞粗糲同一冥然奈
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光景三寸滋
味耳有以須臾之守流芳百世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
亦可思矣

今之人祇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
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
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著渠將這名
兒好一好肯不肯卽使真正好名所爲卻是道理彼不好

名者舜乎蹠乎果舜也真加於好名一等矣果蹠也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

三

活人性命完人骨肉保全人名節在一切善事中以是三者爲最反是卽爲大惡

人之爲天所譴者大抵皆害人者也人之害人者大抵皆祇知有己者也己有所忿洩其忿而人爲所害己有所欲縱其欲而人爲所害所忿者氣爲之所欲則財色居多而財

尤天下人通病害人之事不一害人究歸於自害則一人
非己也己則猶是人也同屬天之所生同一有身有家人
奈何害人

天下諸惡百毒皆生於好利之一心抑知善取者天必奪之
善推者天必予之冥冥中自有算計者乎

凶人貪冒無厭隨處慣占小利人亦畏之讓之獨恠終身所
占小利必以一事盡喪之而更過其所占之數吉人守分
循理不敢與人爭利人亦欺之侮之凡事未免受歎而其
後之所獲往往倍於其所受歎之數占小利者天且罰之

况脅取人之所以肥己耶不與爭利者天且賞之况樂
推己之所以有以濟人耶其善惡之報又當何如耶在凶人
爲惡方自謂心計過人快然自足初不懼有惡報在吉人
爲善方自覺力量不如人欲然如不足又豈計有善報然
特局中人不悟耳影必隨形響必應聲旁觀有識者卻早
已見到也

嘗見人之橫取人財者或投其所好而誘之或乘其所懼而
脅之或倖其所忽而掩之其人以失財之故悔恨無及因
而情急自盡者有之又有受人寄託之物起意白騙迨其

人索取反指其人爲白驕其人無以自明因而情急自盡者有之更有爲人請託官事祇圖事後受謝而陰被其害者含冤莫訴因而情急自盡者有之凡此種種俱是陷入於死死者能瞑目乎其索命也必矣嗟乎所得幾何害人自害愚莫愚焉顧世之爲此等事者未始非世之所謂聰明人而讀書登科第者亦每以不能安貧之故輕於一擲可惜亦可慨也

罪莫重於忍心害理忍莫忍於負心背德受人之惠棄人如遺致人實怨且憎甚或飲恨以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窮斯濫者小人之常無忌憚者小人之尤昔人言儒門淡薄
又言儒者以治生爲急豈知別開徑竇竟有以左道惑人
而陰肆其饕餮者其術最庸其心則最黠其計則最巧彼
村夫市兒之墮其術中不足責也儒冠輩奈何亦附而和
之自來左道中人多是無頭之鬼蓋其醜類旣雜難保邪
謀不生一旦敗露斯就繫矣讀聖賢之書倡奇袤
之說以之牟利以之誤人就令徼倖善終須知阿鼻獄中
厯劫莫能度脫也

天道好還人心難昧淫人妻女自家亦有妻女回頭一看可

乎不可危乎不危

奸近殺者自然之勢夫殺大可畏也免於殺矣彼冥冥中之折其壽算削其祿籍蓄其後嗣者亦可畏也不以爲畏而以爲樂謂非喪心病狂者哉

淫惡有三一曰意淫二曰口淫三曰筆墨之淫雖未身犯而其孽報往往有甚於身犯者蓋旣構無爲有則虛者實之矣

以小忿成深讐因而致人於死者有之凶人氣燄人畏之鬼亦畏之凶人不畏鬼亦不畏天然天亦不畏凶人也

暗中忽起一傷人之念便是滿腔殺機雖未實有其事而其人已死於我之寸心矣鬼神得而誅其心矣矢人惟恐不傷人人之居心如是其心術尙可言耶

唆訟帮訟舞弄刀筆極其心計之詭譎是事皆可顛倒是官皆可欺謾所無可奈何者獨一閻羅老子耳到那閻羅殿前如何瞞得過狡得去其後身不可知身後之妻女兒孫更不忍言矣竊思天予以聰明既已讀書識字縱爲貧所累醫卜星相無不可爲而乃以殺人之術爲資生之具鳩酒漏脯祇圖眼前醉飽豈不謬哉

俗之所謂棍徒者慣以興訟爲能不謂名教中人亦往往有
以微嫌小忿動輒訟人者其弊由於聰明自負一片好勝
之心按納不住謂非此不足以吐氣非此不足以見才因
而恐嚇鄉愚者有之挾制官長者有之其氣習旣壞心術
亦因之以壞矣凡有厚福者必有大量有大量者必能容
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故三世無一字入公門冥冥
中卽錄爲陰德區區微嫌小忿初非有必不得已萬不能
了之事動輒訟人能不犯鬼神之忌耶讓古人是無志不
讓眼前人是無量平日高自位置此等作用竟同於市井

無軒其亦可鄙也夫

天之生人愚者十之七八聰明者十之二三聰明子弟生於書香人家未有不發名成業者而亦有不盡然者何耶蓋難得者聰明易於自誤者卽此聰明常人心竅不靈筆鋒亦不犀利縱欲爲惡苦無作惡之才聰明人則不然但使一有自矜自恃之心不自韜晦不自檢束而其惡之相沿而生已有不可勝言者特不自省斯不自知耳名不出於一鄉一邑往往竟以青衿一領毛錐一管斷送一生至於垂暮無成猶復予智自雄以爲有才無命抑烏知命中所

有之福澤之盡耗於區區之才智也乎竊謂天之畀聰明人者較庸眾人加厚而其所以待聰明人者亦較庸眾人加刻何也以其爲聰明人也非愚人也世之聰明子弟苟思發名成業無負天之所以生之之意則盍畏天

古有一盃酒殺人三命者不管人受得受不得衝口而出祇圖自家快意謂非狂妄之尤耶舌鋒甚於手刃戒之戒之人之謗人者欲以陷人也殊不知空言無實於彼無損而我已爲鬼神所怒苟聞者竟以空言爲實不能於彼無損則彼之冤將不白而我之罰且愈重無論其他卽其結果之

時往往嚼舌噀血而死所謂空中造謗造的是本身罪孽
也

移禍於人謂之嫁禍夫禍可嫁乎哉嫁了出去畢竟還要回
來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巧矣而
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
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
人者實巧於自射自殺耳

有意成於殺者有無意於殺而殺者有顯見爲殺者有不見

其殺而殺者何人乎夫非地方官乎以酷濟貪者無論但使佚樂不事事昏憒不曉事優柔不了事而人之死者不知其幾矣殺人償命一身償得幾何天公固自有箇辦法天命至微亦至顯小人不知而不畏是以敢於自恣樂於自便

見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必多羨此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卽在其子孫也

世人眼光短見善惡不卽得報便謂因果無徵不知至遲不出四五十年此四五十年在無窮中祇一瞬耳此老無急

性有記性打大算盤歸除到底久久定不錯也

善人身無善報必有一二隱慝惡人身無惡報必有一二隱
德前人有隱德後人雖無善狀亦往往蒙福前人有陰慝
後人雖無惡跡亦往往罹禍人有及知不及知不得謂天
道無知

人有應得之好事究不能得或有好兒孫一旦夭折又或兒
孫好的會變得不好如斯之類鮮不以爲命實爲之豈知
皆其所自爲耶報在眼前猶且不自覺悟其報在身後者
宜乎在所不計矣糊塗到死曾未有一隙之明也悲夫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卽以所爲不善之事報之而或
別於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此
報應之微權也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
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

天地之大無非氣人心一動必達於氣一達於氣便與天地
鬼神呼吸相通故善念一動事雖未形而氣已達之天地
鬼神卽已知之其動不善之念者亦然凡降祥降殃非天
之有意也蓋氣之彌滿兩閒原有和有戾善之感召與和

氣相迎故多致吉祥不善之感召與戾氣相應故多致災

殃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必釀其
禍而後已故邪心卽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恤乎人心一
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鑒察之呵護之必致其福而
後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問天堂地獄曰善則心體光明純陽也惡則心體昏昧純陰
也陽從陽類入乎天陰從陰類入乎地在人自詣耳
行得一件好事心體泰然行得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卽此是

天堂地獄

有修橋人有壞橋人此天堂地獄之小因也有坐轎人有荷
轎人此天堂地獄之小果也餘可推矣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祖而父皆前世
也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往而子而孫皆
後世也是所當深省者

人欲自算莫若觀人清夜將所見所知者屈指而計劃薄成
家之後人與忠厚傳家之後人孰久孰暫孰亨孰否便見
天之報施不爽矣

忠厚者無用之別名此言豈是正論而人每習聞而樂道之
厯觀名門右族之發祥最久者大率以忠厚相承忠厚二
字蓋眾善之權輿諸福之淵藪也人保其樸天鑒其誠彼
狃於機心機事而陰以譖黠忘刻爲能者是則天之所棄
耳

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方其過也疾之甚嚴及其改也又喜
其自新人果痛改前非力行眾善天未有不原而宥之者
罪之萬難解免者天亦難從末減無可解而猶可贖者天亦
不至過刻但非辦一片至誠心竭力自贖決不能回天怒

乞天憐也

勿以善小而不爲一事爲之事事爲之易言積小以高大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須是積

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謬哉言也今有人見人瀕於死地私念我能活彼彼固德我卽天亦將福我是誠不可謂無心然而其人則已活矣欲斬其賞可乎又如人之私納淫奔者其來也旣非誘之使來其合也亦祇適然而合夫豈預有邪心而已與之合矣欲追其罰可

平且以其有心也而苛求之適以生其退沮之心而人之爲善者寡矣以其無心也而原宥之適以隳其防檢之心而人之爲惡者眾矣人情大抵艱於嚮善易於怙惡一聞斯言其不以之借口者幾何哉夫賞罰者御世之大權既謂之賞必其有功者也既謂之罰必其有罪者也今置顯然之功罪不論顧於有心無心嚴以繩天下之爲善者寬以縱天下之爲惡者則賞罰爲虛名而世且大亂天之爲賞罰與朝廷之所爲賞罰豈有異焉甚矣夫斯言之好爲高論而不計其悖於常理也

君子之爲善也以爲理所當爲非要福非干祿其不爲不善
也以爲理所不當爲非懼禍非遠罪至於垂世教則諄諄
以禍福刑賞爲言此天地聖王勸懲之大權君子不敢不
奉若而與眾共守者也

四

習勤忘勞習逸成惰

擔當處要箇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要箇有餘不盡之意
能喫虧是大便宜能受苦是大安樂

眾人以安爲樂而君子之樂無閒於困阨之遭眾人以歎爲

憂而君子之憂偏在於盛滿之會

富貴何嘗非福你看得他重他陷你必深貧賤何嘗有毒你處得他好他益你亦深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寬平一步濃豔的滋味短清淡一分悠久一分

志趣不宜卑陋作人學大莫學小體面不在虛華作家學小莫學大

聰明二字不可以自許慷慨二字不可以望人
不爲過三字昧卻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卻多少體面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富貴人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念頭寬厚的如春風和煦萬物由之而生念頭尖刻的如朔氣嚴凝萬物遭之而死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無用之人苟存心於利亡於人必有所損

利人之事能爲則徑爲之雖重任不妨獨當損人之事戒之且重戒之雖一言不可輕發

世閒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閒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年不當暮境那知衰老人的辛酸身不歷窮途那知患難人韵苦楚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此固仁人長者之行御小人使不罹於法此尤天地父母之心

天下無難處之事祇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祇消得三箇必自反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事有急之不自者緩之或自明勿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
不從者縱之或自化勿操切以益其頑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念頭人屬寒微要
思欵接他著不得一毫傲睨氣象

酷烈之禍常起於玩忽之人盛滿之功常敗於細微之事故
曰人人道好須防一人著惱事事有功須防一事不終
智小者不可以謀大趣卑者不可以談高
多言者不可與遠謀多動者不可與久處

不近人情舉世皆畏途不悉物情一生皆夢境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宜防縣裏之鍼深讐常自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之蜜

淡薄之士必爲濃艷者所嗤檢飭之人必爲放肆者所忌君子於此不可稍變其操守亦不可徑露其鋒鋩

何以止謗曰不辨何以止怨曰無爭

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罔談彼短己亦非無所短靡恃己長人亦各有所長

炫己之長者難免形人之短護己之短者必且忌人之長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

西漢外集

卷一

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人之善
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二三

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天下
攻小過則無完人

我苟爲洪爐大冶何頑金鈍鐵之不可陶鎔我苟爲巨浸長
江何橫流汙瀆之不能容納

自慢則人慢之自敬則人敬之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自疑者不信人人亦疑之

存於中者無眞宰物皆得而搖之應於外者無圓機物皆得而滯之

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嚴嚴免侮

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者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不嚴修身者媚世者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者修己之眞諦也有
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曰其恕乎恕者接物之要術

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令人恕我

不可求人人說好不可令人人說不好

勿以小嫌疏至戚勿以新怨忘舊恩

勿毀眾人之善以成一己之名勿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

勿因羣疑而阻獨見勿任己意而廢人言勿利小惠而忘大體勿借公論而快私情

市私恩不如扶公義結新知不如敦舊好圖顯名不如種陰德矜奇節不如謹庸行

讀萬卷不如了一義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修百億功果不

如濟一飢寒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實先輩
人能捐百萬嫁女而不肯捨十萬教子甯竭財貨以媚權貴
而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怒無不成之禍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士君子於人不可輕爲喜怒喜怒輕則心腹肝膽皆爲人所
窺不可重爲憎愛憎愛重則意氣精神皆爲物所制

積愛所移雖至惡不能無狃於愛故也積惡所習雖至美不
能回狃於惡故也惟聖人之情不狃

文章做到極處祇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祇是本然
有品者人欽其品品之高不在乎貌之高有才者人服其才
才之大不在乎言之大

小人怕有才有才以濟之禍世無窮君子怕無才無才以行
之於世何補

無一可瞞人故君子之心事不能使人不知無一可銜人故
君子之才華不能使人易知

成才當如百鍊之金急就者非邃養用才當似子鈞之弩輕
發者無宏功

事須剛斷祇是一箇捨不得便溺於婦人之仁事要堅持祇
是一箇耐不得便流爲匹夫之勇

不虛心不知事不實心不成事

事未至先一著事既至後一著

事前忍易正事忍難正事悔易事後悔難

閒時不放過忙時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中有受用暗處不
欺隱明處有受用

無益之人勿親亦勿慢無益之物勿用亦勿置無益之事勿
以自誤亦勿以誤人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
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休怠惰於置辦益事事應
人有三不可忽切近處不可忽輕便事不可忽貧窮愚賤人
不可忽

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尊卑內外界限截然全靠一箇禮字辭受取與銖兩不苟全

靠一箇義字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
言也

君子不受人不得已之情不苦人不敢不從之事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媿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
以不肖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

大人才大小人才小大人心小小人心大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理鬪不與勢鬪

上士樂天中士制命於禮下士制命於刑小人制命於欲
上士重道德中士重功名下士重詞章斗筲之人重富貴
欲富者貧相欲貴者賤相欲速富貴者天相

愚莫愚於用智辱莫辱於求榮小莫小於好大

禍莫禍於不讐人而有讐人之辭色恥莫恥於不恩人而詐
恩人之狀態

縱酒色是殺身的利刃弄術數是殺子孫的毒藥

亡無才而不讓能甚則害之亡爲惡而惡人之爲善甚則誣
之己貧賤而惡人之富貴甚則傾之此三妬者人之大戮

也

貧賤人爲善其善加於富貴人一等聰明人爲惡其惡過於
頑鈍人十倍

爲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爲善而急人知善中卽是惡
根

君子而詐善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不如小人之自
新

君子未嘗無過舉也旋虧旋復則日月何傷小人未嘗無正
念也明知明悖則禽獸不遠

小人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已君子亦有長戚戚處終身之憂是已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循理則神定神定則氣清氣清則神愈清而理愈著徇欲則神擾神擾則氣昏氣昏則神愈昏而欲愈熾

由孩提而少而壯而老一生之古今也由鷄鳴而旦而晝而夜一日之古今也一生之古今當於孩提稍長以後力保其知愛知敬之良勿令有初者鮮終一日之古今當於鷄

鳴而起之時密勘於爲善爲利之閒勿令出此而入彼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些毀傷親
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還天地之初無
些缺欠天之孝子也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
所作

一疑一信相參勘勘久而有知者其知始眞一苦一樂相磨
鍊鍊久而成福者其福始厚

福不可邀養喜神以爲致福之本禍不可避去殺機以爲遠

禍之方

事事培元氣其人必壽處處存好心其後必昌

做人無成心便帶福氣做事有結果亦是壽徵

薄福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厚福者長厚長厚則福益厚

凡福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奢侈生以謹約免以缺望生以知足免以多事生以慎動免

治生勤儉者天不能貧立品尊高者天不能賤居心淡泊者天不能病制行謹慎者天不能殃孰謂人定不勝天哉